骨灰

白先勇

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七八斗哥々摘掉帽子從雲南邊境返回上海，便開始四处打听，尋找父親的遺骸了。他曾經數度刘當明局去查詢，可是不得要領，那边劳改農場的領導已經換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過罪任平這樣一个人。文革期间，從上傳下放刘當明局劳改的知識份子，數以千百計，父親在交通大學执教，雖然資格很老，但他只是一个普通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術权威，他在當明局上的生涯下落，自然也有人去理会。那个斗代，劳改場上倒發一两个斗蓬体衰的知識份子，大概也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哥々奔走斗餘，父親的骨灰下落，始終石沉大海。父親在當明局劳改了八年，据説是在七天斗初去世的，离四人幫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々信上説，按規定，骨灰保存的時限是三年，三年一过，当人認領，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萬分，生怕年限一到，父親骨灰流落他（朱）乡，那麼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刘今年之初，突然间，路迴峯轉，交通大學竟主动出面，協助哥々，刘當明局追查出父親的遺骸所在。哥々把父親的骨灰迎回上

大概預備把我当作貴賓招待吧，

海家中後，馬上打了一个電話到紐約給我，電話中他很激動，他通知大預備替父親開追悼会，為他平反，恢復名譽，並且邀請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謝美國福斯特惠勤公司。今年十月福斯特惠勤與中國工業部簽定了一項合約，賣給北京中一机械廠一批巨型旋轉渦輪，这批交易價值三千多萬美金，是公司打向中國大陸市場的第一炮，因此仍外重視，特别派我率領一个五人工程師團，赴北京訓練中一機械廠的技術人員。工業部的接待事項等候得異常周到，連我们上海親家遲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趕着粉刷油漆了一番，並且还新裝上電話，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親的追悼会時，可以住在家中，與哥之團聚。不消說，父親的追悼会，一切也是那边安排的了。

一九四八年冬天，上海時局緊，父親命母親携帶我跟隨大伯一家先到台灣，他自己暫留上海，準備後來，再南下與我們會合。母親此次他幾番爭論，父親始終不為所动，他說學生大攻[illegible]未完畢，他不能撒手离去。母親最不能諒解父親的，就是他把哥之也强行留下，因為哥之學校也正在攻試。不料我們前到台灣，共軍已經渡江。父親这一个決定，使我們得一家人，從此分隔兩岸，終之三十多年，再也未能團聚。母親在台灣度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靠着教书為生，生活非常清苦。從她憔悴的眼神以及無奈的嘆息中，我可以深深感覺到她对父親那份与窮家人的思念。

母親最後纏綿病榻達二年之久，痛苦萬分，可是她一直不肯吐露，好像迫在等待甚麼似的。

孔雀牌

哥倫比亞

而父子还有團圓的一天。六五年我出到美國来留學，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件事就是託香港的朋友輾轉與父親取得連繫，透过朋友的傳遞，我收父親寄来通信。我们互相通了六封，就中断了，因为「文革」突然爆发，從此我也就失去了父親的音訊。父親文革被鬥，下放劳改，明白，到底受了些甚麼罪，哥哥的信上都沒有提起，

他只合言的告訴我父親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後是因为腦冲血，倒斃在劳改場上，死時六十五歲。

寄中國的行程，公司都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我先飛舊金山，打算在舊金山停留一夜，便去探望大伯，在他那裡過夜。大伯住在唐人街邊緣的一幢老人公寓裡，在加

利福尼亞街頂端山坡上的一座灰樓樓四層樓的舊建築，是裡面住的都是中國老人，也有些是從台灣来的。我到舊金山向今，才一次到大伯的住所。他住在二樓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裡，那時伯媽還在，公寓的家具雖旧，倒是收拾得整齐乾淨。客廳牆壁上仍舊掛着蔡益曹辰將軍贈送給大伯的那張相片。相片上頭着「任重同志留存」時間是抗戰勝利返都南京的那一年，並排却懸着大伯自己一幅肖像，大伯穿着一襲深色中山裝，利着陸軍斗，大約三十左右，大伯自己說那是抗戰在上海做秘後工作，担任行动隊大隊長時所攝的。大伯長得南人北相，身材魁梧，一点也不像江

孔雀膽

折人，尤其是他那两刷刷刀眉，一双眼睛烱烱有神，一双眉

一双眼睛烱烱有神，极其大伯年纪大了，发胖起来，眼睑浮肿了，眼睛也起了花泡眼，有了毛病，常年总是流泪汪汪的，一双浓眉也起了花白，圆圆的脸上反而多了几分老人的慈祥。不过他仍旧留着短寸的陆军头，有正式场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蓝色毛料中山装拿出来，熨烫得整整齐齐的穿上。只是他那一双脚却胀得更加厉害了，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十分蹒跚吃力。继前在台湾，我到古伯家去，曾经和堂哥数落他，抗战期间，在上海日本宪兵队制裁汪伪政府的英勇事迹，说得兴起，他便拐起裤管子露出一双毛茸茸的脚来给我们看。他那双脚是畸型的，膝盖向曲

，膝盖伸直，膝盖周围紫红的瘀斑。他指着他那双伤残的膝盖对我说道：

「年轻，你古伯这双脚，不晓得救了多少条性命呢！

古伯在一次的奸行动裡，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卖了，落到伪政府的「特工总部」的手裡。因为七十六号的监牢中，施用种种残酷的刑具，把皮鞭子、最後坐上老虎櫈，修理他一双脚硬生生的折了。古伯给整得死去活来，可是始终没吐露出上海区的同志名单，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战胜利，古伯得了蔡将军颁给的奖章，那张照片就是蔡将军那个时候送给他的，古伯的事业在那时已達到

了他一生最輝煌的一刻。到了台灣，因為人事複雜，大伯耿直固執的个性，不合時宜，起先是遭到排擠，後來被人誣告了一狀，到外島去坐了兩年半。七十年代初，大伯終於全家移民到了美國。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他和伯媽剛從堂哥帕洛阿圖那个家搬出來。伯媽趁着大伯去洗手間，朝我們嘀咕了幾句。我們對視情況。

老头子這回動了真怒，私怨姊妹鬧翻了！

大伯津津給他的兩个孫子講述「民國史」，大概就像他從前給我和堂哥兩人所上的課類似。偏偏堂嫂却是一个歷史博士，專修近代史的。她與大伯的「歷史觀」相左，認為大伯不應該給她兩个兒子灌輸他的「歷史觀」。大伯堅持己見，結同堂嫂道：「我敬仰你这个歷史博士，是何年何月何日出事的？出事的地点何在？这件大事你說与我看！」

堂嫂答不出来，大伯很得意，他說堂嫂省略了大伯一句：「那个老糊塗！」大伯所見了，連夜逼着伯媽便搬了出来。老人公寓的房租低，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舖門口搬了一个出報攤，伯媽也在一家送衣廠當出納，兩老自食其力。

你大伯擺攤子是要大公的意！

伯媽說，原来大伯的出報攤左派的出報雜誌不賣，右派的又沒有人買，只有靠香港的電影到報攤出賣。不過大伯並不在意，他逼他跟伯媽兩人是在實踐新生活運動。他又開始練字了，他在兩間的那段日子，就靠練字修身。

墨跡還沒有乾。

與著性，後來還真保就了一手好草书，江苏同仁会作他向过一次书展。那天他正在为一幅画题字，那是一幅水墨画：戰馬图，那幅画相当大，画满了整张宣纸，六匹骏马在山坡上奔驰。大伯解了陈放翁的诗句：夜闻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手草书写得笔走龙蛇，易那幅戰馬图配得上古诗了，那幅画是楼上西将军赠给他的，因将军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书将，他能能限六百是同一个价钱，画马出了名，在当时也是一流的了。可以卖画为生。因将军自朝鲜回来，他是奉命来卖画。大伯就把那幅戰馬图钉到了客厅的墙壁上。一扮一扮走到客厅中央，对着画端详了一番，指着上面的题字，对吳对面墙上紫将军那张画像正面相对。

对我笑道：

“先生，你看，你大伯志工夫还在吧？”

[illegible]

黄金山傍晚大雾，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二十多分钟才穿雲而降，我从窗户看下去，整个湾区都沒在一片迷茫茫中，灯火隐隐。我在唐人街下車，一家广东饭馆喜气了一隻烧乳猪，还有一盘滴鸭掌——那是大伯喜爱的下酒菜，我到大伯的住所去。加福及西街的山坡上都罩在灰蒙蒙，爬上山坡，冷风迎面吹，我不禁一连打了几个

寒噤，趕忙將風衣的領子倒豎起来。細的已經下雪了，因为堅誕節，到处都响起燦烂的街上到处都响起燦烂的聖誕樹，白茫茫的雪花随着叮咚咚的聖誕音樂飘落了来，反倒給人一种温馨的感覺。賀金山的冷風還霧，当头罩下，竟是寒刺骨的，叫人肌骨。

大伯来到门，他拄拐杖，走路更加艰难了。

大伯，給你帶了滋味来。

我赶紧起手上的菜盒，大伯頭戴很高兴，接过菜盒去，笑道：

「你这想得到——我倒把这个茬忘了。」

我放下行李箱，抖身上的風雪。大伯的公寓裡茶几、沙發、地上都堆滿了一堆堆的舊报紙

、舊报紙，五顏六色，非常凌乱，大概都是賣剩下的。

嗯，这就是任平的小纸了。——先生。

大伯拄着拐杖，踏到飯桌那边，把菜盒放到桌上。这下子才看見，飯桌那边，靠窗户的一張椅上竟坐着呆一个矮小的老人，大伯跟那个老人說話。

老人的顏色的立起身朝我走了过来，在燈底下，我看清楚了老人是个駝背，而且佝僂得厉害，整个上身往前傾俯，脖子伸了出去，脖子上青筋高突，縱橫交錯，頭部的伸了出去，老人非常瘦弱，身上穿着的一件寬敞的蘇青衫，像是掛在一架骨架子上似的，走起来拜了拜索索。

「唔，任平，青時。」

老人抬起头来，打量了我片刻，点头微笑道。老人

孔雀牌

(24×25)

頂着一顆白髮的蒼老的頭顱

百貨一強の高橋呉服店が、国文学に於ける国語の重要性を強調する講演を行ったのは、昭和十五年の秋であった。高橋氏は、「日本の言語は、その国土と共に、神代以来、天皇の御統治の下に、国民の間に育まれて来た。言語は、国民の生活と、その生活の中から、自然に、生まれ、育まれて来たものである

終於解釋過。

「她不肯跟我去中國，她怕中國厠所臭。」

兩个老人怔了一下，隨即都哄笑了起来。明珠有潔癖，厠所有臭味她會便秘，連尿也撒不出来。我們花園長滿的鈴蘭，那三間厠所一年四季都散發着花香，打掉得香噴噴的。我們公司有一对去歸國的中國旅遊回来的同事去過明珠，她去過長城上公厠，苦臭厠所還有蒼蠅。明珠听得花容失色，我怎麼遊遊，也不為所动。

「你表伯昨天刚到。」

我們都陪刚坐了下来，古伯表孫女隨即送上了茅台酒。桌上不算我带来的燒賣，还有五道菜，古伯都是餐了過来，古伯命了一瓶茅台，倒進一隻銅壺裡。我帮古伯及

將壺裡的酒上了酒。

「今天我替你表伯接風，也算是給你送行。」

大伯舉起了酒杯，他都望着就將表伯，半晌，嘆一口氣道：

「志中，今夕何夕，想不到我們老兄弟還有見面的一天。」

就將表伯坐着上身都傾到了桌面上，他的頭伸得長长的，握着他那一头白蓬似的头髮，哭了。

「是的，表哥，真是此身難在異鄉為異客。我們三个人都喝了一口茅台，濃烈的酒像大一般燒到了腸胃裡去。古伯伸手抓了一隻鴨掌啃了起来，他抓着鴨掌撕了我和就將表伯一人。

「你從伯到上海，他從上海又要去伯——这个世界真是藪。例如得厚害。

大伯一边说，一边摇头。

「我们一直以为你早就不在了，大伯数叨道，他稽首伯孤了伯，」这麼多年也不知道你下落。前年你表姐去世，你哥哥从伯来看我，我跟他谈起之当初大陆撤退，我们最后的错误，就是你和伯年留在上海，我们应该逼着你们两人离开。」

「那时我那程肯定走了，」表伯笑道，「上海解放，我还和民代表团去欢迎陈毅呢。」

两人感嘆了二来。

「早知如此，那次就把你抓起来，就不放你出去了——乾脆把你押到乡下！」大伯定着眼睛想了起来，他的脸顺失去了控制，隔了一会儿，又抽搐起来。他呷了一口酒，咂咂嘴，和颜悦道：「你们那时表伯，当年是有点得罪伯，当年是有点得罪伯民主闹士！」

节领导隔墙喊，那时候是反政府的舆论，又过生一百人通宵抓了起来。

「你那时骂的甚麼，你记得吗？」大伯问表伯道：「国民党的走狗你不记！」

「我们中间有人反得厉害，有人骂得轻，表伯又摆摆手，有点

「嗯」表伯摆着手，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接着起来，世事扰攘，大伯。

孔雀牌 (24×25)

不如意的伤心，最初数大伯，而今它人都笑了起来。

「表伯，你的著作我差不多都看遍了，心目中自由之路的、政治罪言的、共产党的、自私淘汰的、决定中华民族性的……」

那邪仅隔你

我注意，

辉煌表伯微微的讽笑着

「那些书，外面也有卖，鼎丈表伯的著作我例外。」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有你一套全集的。」

「哦——」表伯的脸上清起一丝惨淡的神色，「那些书已经因内早被绝版了，绝版了二十年了。」

我在哥大攻博士的时候，常到纽约去看中文书，与意中邪故之「在纽约搬了回家，生活很别的一本本清起来。我从哥大的研究室搬出

故乡的松子

互相对了

松，大伯留了一个盖

红楼互

腐刘老

伯破破

迫一步了解「民盟」的民主运动。

表伯的文章都有深切的了解，表伯的文章都有深切的了解，表伯的文章都有深切的了解。

表伯的事跡，但亦只知道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活跃份子，参加过救国会抗日运动，后来变成了反政府的主要发言人。古伯被刘鼎丈表伯，他安邦的伯伯的寄心，直到死看了他的著作，才对他有了一些了解，这反而增加了我对鼎丈表伯的文章都有深切的了解。

表伯的文章都有深切的了解。

师牌之言。

「表伯，大丈夫你不自淘汰吗中华民族性的，真是……

猜测之言，你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挖得那麼深刻：

鼎丈表伯的文章把中华民族性的……

孔雀牌

(24×25)

早知如此，那次就把你抓起来，就不放你出去了——
——敢脏把你押到台湾！古伯伯了一口酒，咂咂嘴，
转向我道：「你们鼎丈表伯，当斗是有名得很的『民主闻士』呢
！一天到晚在大会报上骂表反政府的言论，又带领学生闹
学潮，搞甚麼『和平运动』。全是中了共匪的计，二次共同阴
谋把他们一百多个师生通通抓了起来！」
古伯伯看呵呵的笑了，他的眼眶失去了控制，流出
三滴泪，他忙用袖角把眼儿抹掉。
「你那时骂我骂得好危啊！」古伯伯看鼎丈表伯叫道，「『刮
了手』！『国民党的走狗爪牙』！」
「嗯——鼎丈表伯直摆手，有点不如意的笑了起来
，他的眉头仍旧皱得紧紧的，慢慢地喝了一道青梅，一脸

拜谢过了吹，

[illegible]神情，
我端起杯子，敬了鼎丈表伯一杯酒，对他说道：
「表伯，你的著作或[illegible]，你所写的自传海峡中
华民族性的真是一本杰作！」
「那本书，外面也有麼？」鼎丈表伯放下了筷子，颇感兴
趣的问。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了一本。」
「是麼？鼎丈表伯那张削瘦的脸上流起了一丝惆怅的笑容
，「那本书在国内早就绝版了，绝版了二十年了。」
「七一年我在哥大与加美侨保卫运动，常去东方图书
馆去搜集日本侵华史料。记忆中却发现了鼎丈表伯的那本
自传海峡中华民族性，鼎丈表伯在那本书中，抓

(24×25)

孔雀牌

老大、商朽、腐固、自私、也丑你这中国人富於私角、怯於外侮，真是骨骨病的快！

我实在感到自己苦恼起来，我想记得当时我初读到这本书时，高心[illegible]引起的激动。

嗳——张立表伯摇了摇他那斑白发苍苍的脑袋，笑嘻嘻地说：「那本书我也看了，那是受骗的呆子写的！」

——反右的时候，他们把那本书当成了大毒草批判，并写成检讨，说我婚外恋，第二，还说中国民族的，如今我作了罪名的检讨，

——齐生，你没有看到，我批判那本书的文章，集起来恐怕比原书还要厚。

可是表伯，那本书的情节，你曾经对我讲过，你曾经帮我对付过，你这个人并非坏人，但作风非常正直，我们

都这样写的，所以我们民族，那代我们了！

上一页

表伯，我也很爱你们作品的影响呢，我说道。

是麼？张立表伯有点惊奇道。

差点改变了我的一生呢。我说。

我告诉张立表伯听，七一年我参过美术展览的事。

就像你们救国会那样到南京清除我的一样。

你看看，张立，七伯指着张立表伯道，你那些东西是毒草，连[illegible]会高兴看年都中了你的毒！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我替大伯和张立表伯都添上了茶。

孔雀牌 (24×25)

「不過你們民盟還是犯了不起的，我準備請鼎立表伯道一，像聞一多、李公樸，連性命都保住了。」

鼎立表伯吃了一口酒，咂咂嘴，舒了一口氣，他的肾脏得像一座小山，压在肩膀，沉甸甸的活，就要喘口气。

「民盟後来被犯错，徹底失敗了，鼎立表伯，佩服道友的時候，章罗反共聯盟的案連了起去，七月就没有了的了，連保釋也沒有。」

「真的，我们也就是实驗了。」

「我们王静安的淳百兩白。」

「我们真是白活了二十年啊——」

表伯

表伯的声音悲哀起来，有点哽住了。大伯显怒了脸色

「来、来、来，吃中，一面喝酒一面表相逢，你出来还是得到我这个老表要已经不错了。」

「那倒是。」

我把大伯面前那碟花生米端了过来，让鼎立表伯过酒。

两个老人的酒兴都犯高，喝得眼睛都红了。我吗了两杯茅台，酒精在我的身体里发得滚烫。

「不是我来骂你们，大伯对鼎立表伯这么，当年古陆失敗，你们这个民主人士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哩，你们在报纸上天天攻击政府，弄斗四方生事，所以你们的活，都作乱起来。」

"老爷，你当时都看到的，谁主要伯分辨出，挑战胜利
他们作，我们都接收的。那些接收大员到了上海南
京表现得太坏。郭沫若是鹰犬登科，有保有证的，上海南
京的人骂他们是"劫收"的，一点也不客气。民心就是这样
丢掉了，我们那时还能保持威望吗？"

大伯默默地听着，他又用袖角拭了一拭病到脖上的
流汗。半晌，他突然从屋角靠起靠尼桌边的那根拐杖，指着
向西屋窗外墙上蒋将军那张像叫道：

"都是蒋先生走得太早，走得不得其时！大伯的方言激
昂起来，"要不然，我接上海南京不会丢掉，我那种的
面，蒋先生飞机失事，还是我去迎他的遗体近回南京的呢
。有些人表面悲哀，我知道他们心中暗喜，蒋先生不在了

，没有人敢管他们，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我有一个郭
下，在上海等到法租界一座好的房子，安排给我做秘书
。他就我是管了他的一些送二国家财是这样的他们做掉的
，还敢来妨碍我？我看他们那样乱搞，实在痛心！"

大伯说着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的敲了两下！

"我跟到除金山蒋先生吴前故乡痛哭，我跟二蒋先生
八年来，我们千辛万苦的胜利，都给那班无耻之徒
葬送了啊！"

大伯那张圆圆的脸，下垂的眼皮抽搐起来，他突然问
冷笑了两声，说道：

"我们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当到安排那些。等就的
旧账，送我回南京花七十元买的时候，一百万元买的时候，一百万元买辆。我

隔了一会儿

他们

他们

敲得地板咚咚响。

使他变得

「任重打今日向，我一輩子只有一次受刑罰，花受了了，也向蔡先生自首過，蔡先生該解我，還給我中心寬恕，寧願受罰。那些投降過「志願軍」的人，都懂得受刑的滋味啊。」

「表哥，你抗日有功，我們都知道的，非立秀伯母感大伯。」嘴之這道。

大伯他手沒有碰刑的，獨自怔怔的坐起神來，過了片刻，他才若有所思的對我說：

「你爹之的追悼會，時準行啊？」

「我到上海，十二天就準行，我參道。」

「唉，」大伯從鼻子眼裡哼了一下，「共產黨也真會折騰人，抓人殺頭，又拿人家骨頭來祭一番。」

「他們還評價指爹之平反，恢復他的名譽。」

「人都死了，還平反甚麼？」大伯提高了嗓音。

「死是這麼說，再推上兩條道，任平平反了，齐生伯哥之日子就過得多，每天早晨初平反，我們共產黨人，他們肯定放人。」

「我死了我就不平反！」大伯悻悻的說道，「老實說，陈、毛、蔡先生，也沒有人有資格給我平反。齐生，你去替你爹之間的追悼會，回來也如法大伯料理後事了。」

「大伯，你老人家要保刑一百年，」我哭道。

「你這是在咒我麼？」大伯聳起兩道花白的眉毛，

"你堂哥怕去探，只顾我忘记了。"大伯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有钱，病也不想多花钱。他回来你，只等你一件事：大伯死了，你一把大烧成灰，撒到海里，撒到台湾也如，千高兴。莫把我葬在美国。"

大伯转向侄儿侄媳：

"美国这个地方，病不得，死也死不起。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葬在那里，没有亲戚朋友。冬天冷，夏天热，没有人烧纸钱。"

"这样把我的骨灰撒了，病痛，痛得厉害。医生探脑袋出来说没有病，很可怜。"

大伯笑了起来。

"我这样子，自己的笑，自己的笑。"

大伯，可不可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把年纪还问甚么问题？"

大伯摇了一下手，我知道，我的大事你也差不多了。

"近来我常常感到心神不宁，夜夜做噩梦。"

我们俩端详了大伯一下，黄皇伯伯过世後，这两年来，大伯果然又衰老了不少。他的脸上不是胖，宣肿，浮肿，两个眼袋下垂了。上面沙着点点的青斑，海水大概顺着上面一张大圆脸流水道流了下来，眼袋上都是泪痕。

"弟弟，大伯流眼泪的时候着急的说着，你骂我是

孔雀牌 (24×25)

剑子手的，你没错。表哥这一生，真是教了好多人。[illegible]

你都是革命孔其昌革命，例底都是中国人。那时我自奉血黄之主命令杀人，并没有觉得甚麼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来，跟这样的都是中国人，例底都是中国人，可是呢，而且还有男男女女。教了那麼多人，我有也是自杀了。

表哥——"鼎立"表伯叫了一声，背[illegible]

其二爹我的又[illegible]

他们两人对坐着，沉默了好久。

"鼎立"表伯说话的语音，我们大家都白费了[illegible]

他伸出手去，指了一指鼎立表伯的肩膀。

悼念

两个老人，对坐着，沉默起来。我感到空气如像要把[illegible]凝固。呼吸都困难了似的。[illegible]酒精在我的体内发作着，我有点[illegible]了。

我想一下[illegible]感到一阵[illegible]寒意，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记得[illegible]斗古永新到纽约来看我，[illegible]，我只记所有八年没有见面了。从前我们都是[illegible]保的[illegible]友。[illegible]我相自得[illegible]。

[illegible]而记所所全力投入，[illegible]博士学位也[illegible]了。[illegible]

，实地问，[illegible]对，说到起来，就像古伯和鼎立表伯一般[illegible]我们所知道很此人中都在[illegible]一直避免提到保钓，可是我们都在[illegible]这件事，而且我们都在四位一二九革[illegible]

悼念

表哥——"鼎立"表伯叫了一声，背[illegible]

其二爹我的又[illegible]

两个老人对坐着，沉默了好久。

"鼎立"表伯说话的语音，我们大家都白费了[illegible]

他伸出手去，指了一指鼎立表伯的肩膀。

孔雀牌 (24×25)

并肩等着风雨了！英人又一次的喊着：我们！我们！我们的确得的成绩像潮水般向日本大使馆，不，门外的人群，我们的朋友们的喊声，震撼了天地。七个月就是国际舆论方面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从中国的海员工人们的罢工，他们都是此次抗日的主力。

我们一定收回中国的海关，收回法权文革时，此次的伟大的卫生安全初。其中有十万是响应了中，他当时考虑的作战部署，是要他们跟毛泽东的思想。他们是抓住毛泽东的思想。

你早点睡吧，明天四早就来叫醒你。

我们这点饭，古伯安就早点休息，我们就执行早

[illegible]

孙[illegible]古伯拉着拐杖权，一瘸一拐，[illegible]

他那[illegible]抗得拐杖体力，拐到他们家，我们[illegible]

拐着拐杖，一瘸一拐，[illegible]

这[illegible]拐着拐杖权，一瘸一拐，[illegible]

[illegible]，这方的踏四他房中去。我把行李箱拖进了客房，客房中

[illegible]犯小，一铺床，一张桌椅，[illegible]房间房位隔了，只有床

脚下还有一小碗空间，可是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回家[illegible]早已又腾酒力，也想早点安息。古伯[illegible]

[illegible]这么[illegible]，又给我，又给[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若一隻巨大的箱子。我提着一隻大的Samsonite正不知該怎麼辦。鼎立表伯却走了過來，俯下身子，兩手扶住箱子一頭，想將箱子豎起。故我伸出手去，鼎立表伯的身子太重，鼎立表伯的腰背彎了下去，我伸出手去，想一些空間，想將箱子豎起。故我伸出手去，想一些空間，故我伸出手去，想一些空間。

趕忙放下身子，行李箱，趕過去幫着他，把那隻大箱子豎起。這，那是一隻中國老式的漆皮箱，四角都包鐵。大概是清代的東西。箱子大概，箱子大概，大概是清代的東西。

久久，至深夜便就到，銅皮都泛出了綠銹來。我把我的Samsonite打開了，拿出了一件襯衣，拿出了一件襯衣，拿出了一件襯衣。

箱子太大了，鼎立表伯做的事，鼎立表伯做的事。

「箱子太大了，鼎立表伯嘆了一口氣道，「旅行起來，

第四回 驚變

我本躺在了一張，四列房中，鼎立表伯已經躺下，我躺在了一張，四列房中，鼎立表伯已經躺下，我躺在了一張，四列房中，鼎立表伯已經躺下，我

躺在床上，王培中，我可以听得到对面床上老人時復時急的呼吸声。我仍思索向她怎样告訴他不要走。我想到两天後到上海去的文哲文教学行的追悼会，我不禁想到追悼会上哲文教年反，会记些甚麼，文教此案明的上报了么年，以致於死，难道他们說一句"这是个歷史錯誤"，就算了麼？大概他也要动上去講几句话的吧，我想起文教那一回骨灰，我这能强甚麼呢？难道我还要向他们致謝了不成？酒意涌上来了。我感到我们胃向如此作呕。

"你睡不着麼，先生？"

王培中，推立長伯的声音傳了過来，大概老人听到我在床上翻轉反側。

"我也刚明白过来，有些紧張，老伯。"

"哎，我也是，这次来美国，几夜都睡不着。我摸索着想找到了摸尼竹扶手上的外套，把裹了棉的看相孔打开，拿了出来，桌上的一枝烟，深深的吸了一口。

"老伯，我问你一件事：象你从来不搞政治，怎麼也给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呢？"

"这个——老人回过頭来半晌，我也是听他哥哥说的。你知道我父亲当年在外国的时候，很难交代。本来也还可以过关的，偏偏仁衡夫妇，在他象它的时候，把我们的信件，这就成了通外国的罪证了——"

"突房间有暗笑，睡在旧的地上，我感到寒毛陡竖。"

可是又没完甚麼呀，心裏
就給父親的那么封信，
事，我那樣千方百計的
一些地主
生前的孩
子們
我們要也沒有地方，心裏
事的氣出，也意遲緩了多。

最後的天心我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这个就年到上个月前，老人[illegible]通，听说张清宪，第通人迟迟去世。

[illegible]

肯定的吧！老人这么笑了一下。

[illegible]

这个[illegible]这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这次到美国，本来你表伯妈也一齐申请了的。上面分来派行，批准的得了半数，你表伯妈等了半年才批准。因为月有病了。她自己有好病，一直有病，本来她早就要跟我们一起来美国的。我和你表伯妈一起九十斗，而她的病。我和你表伯妈一起来美国，日后在这里，再得之替她我们的信。

她三年之，我们也可以等足半年。这论出来，字在了敌人的手上。她一个人留在大陆，敌人要她一起之带了出来，日后在这里，再得之替她我们的信。

友人飘父警伯察伯的信。

安乐伯伯

伯伯

伯伯

老人的面頰、雙眼的言語戛然而止，屋簷中，一切沉寂了。我仰臥地上，靜靜的聽着，房間裡漸漸的寒意，又侵了過來。我把毯子拉起，將头也蒙上，漸漸的，困意上了头，我竟得睡覺起来。朦朧中，我努掙扎了一片灰暗的荒野裡，野地上有許多人在挖地，我近近一个坑，赫然看見大伯的新死坑裡，動着一柄圓鍬，死命奮力的控掘，坑已深到与胸口，坑中橫躺着一具新棺材，棺材旁伫立着一个人骨，大伯骨頭刚刚伸出棺外，他那枯瘦的手指，指着遠方的一座高山，倏地一陣狂風刮起，滾滾黃沙，漫天蔽地，那堆人骨轉轉倏忽了，滾到坑中去，將他埋沒了。

大伯的身上，大伯双手乱舞，喊着：

“救生——救生——”

我猛地醒，心中突突乱跳，額上冷汗都沁了出来。原来大伯已死沙蒙眼前，他来叫醒我，去趕飛机了。窗外已是黎明，我看見对面牆上，照在窗外的一个S形。